联合国 S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I

S/PV.2881
22 August 1989

CHINESE

UN LIBRARY
AUG 23 1989
UN/SA COLLECTION

第二八八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8月22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朱迪先生	（阿尔及利亚）
成员国：	巴西	法齐尼·戈梅斯先生
	加拿大	基尔希先生
	中国	丁源洪先生
	哥伦比亚	格里洛先生
	埃塞俄比亚	塔德赛先生
	芬兰	拉西女士
	法国	戈索先生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迪亚洛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查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伯恩小姐
	南斯拉夫	科特维斯基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89—61142/A

上午11点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9年8月10日加纳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779)

1989年8月10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782)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有关该项目的前几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请加纳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国,布隆迪,喀麦隆,刚果,古巴,埃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危地马拉,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里,毛里塔尼亚,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南非,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格贝霍先生(加纳)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罗尚拉万先生(阿富汗),迪亚肯加·塞劳先生(安哥拉),毛希丁先生(孟加拉国),尼荣格科先生(布隆迪),恩戈先生(喀麦隆),阿杜基先生(刚果),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巴达维先生(埃及),布罗伊蒂加姆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利亚格兰·德莱昂先生(危地马拉),达斯古普塔先生(印度),苏特雷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迪亚基特先生(马里),乌尔德·穆罕默德·马哈默德先生(毛里塔尼亚),蒙卡达·贝穆德斯小姐(尼加拉瓜),加巴先生(尼日利亚),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希拉尔先生(南非),凯西加兹先生(乌干达),蒙格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祖泽先生(赞比亚)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以阿拉伯语发言)第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对看到你，亲爱的朋友主持安理会本月份工作表示高兴。在朝着未来的共同行进中，友谊的纽带把我国同阿尔及利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你的个人经验和才干是使我们的讨论获得圆满成功的保证。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我们的朋友，南斯拉夫常驻代表表示感谢，感谢他上个月以堪称楷模的方式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的私人朋友、加纳代表代表整个非洲在我前面发言，他详细地叙述了在这一问题上非洲所遭受的凌辱，提出了我们有幸是其一部分的非洲大陆对解决这一特定问题的方法的具体看法。我首先要感谢秘书长、其驻纳米比亚的特别代表和他们的工作人员面对执行有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的第435(1979)号决议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作出了宝贵的努力。

在联合国经过40多年的漫长斗争到达这一时刻后，这种努力正处在十分关键的阶段。在长期占领下遭受种族隔离政权各种各样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大家都意识到伴随这种局势的危险，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凶恶的敌人，它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这一危害人类的滔天罪行。

如果我们已迫使这个敌人听从国际社会的意志，我们并不认为它将会轻易投降。种族隔离政权采取的阻挠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和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种种措施对我们大家来说太熟悉了。安理会将确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并通过必要措施，让秘书长和他的工作人员实施这项决议。

非洲统一组织一再重申支持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在上个月举行的非统组织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确定了这一立场。我国在首脑会议上重申，并在今天再次重申支持西南非民组，直至纳米比亚获得独立。

我们还重申了对秘书长及其个人代表的信任。我们希望安理会将象我提到的那样能够通过必要的决议和措施，以实现我们大家渴求的目标。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感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以法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富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罗尚拉万先生（阿富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们十分高兴地看见来自兄弟的穆斯林和不结盟的阿尔及利亚的一位杰出外交家担任8月份安理会主席。我们完全相信，你将以自己的经验和智慧出色地主持安理会的活动。

我也祝贺你的前任、南斯拉夫常驻代表佩伊奇大使于7月份非常成功地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安理会再次审议纳米比亚问题，我们对此感到遗憾。之所以感到遗憾，是因为1988年12月22日，安哥拉、古巴和南非签订了协议，为在十年后将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付诸实施铺平了道路，当时，整个国际社会曾希望，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将得到忠实的实施。现已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其原因是南非顽固不化，以致在这最后的阶段还加重了纳米比亚人民的痛苦，这是令人遗憾的。

这也正是为何不结盟运动协调局认为有必要在今年8月10日的公报中表明自己深切关注的原因，正是为何非洲集团决定来到对充分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负有责任的安理会的原因。

我们已听到了非洲国家通过加纳代表的发言表明的关切，这些关切是完全有理由的。许多非洲国家和其它国家在安理会发言中也表明了同样的关切。我们同这些国家完全一样，同样感到关切，并同这些国家一道，要求安理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造成这些关切的起因。

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过程已进行到了一半时，恶名昭著的南非特种镇暴部队仍在纳米比亚北部进行屠杀、骚扰和恐吓，这严重地违反了该决议的条款。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在1989年7月24日于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第二十五届首脑会议上表示，吸收前南非特种镇暴部队成员加入西南非洲警察部队不符合联合国计划的条款。我们认为，要想满足该计划的条件，就必须彻底解散臭名昭著的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废除其指挥机构。同时应当停止西南非洲警察组织使用装甲运兵车和重机枪。安理会通过的联合国计划只允许警察携带轻型武器。

行政长官最近通过了《选民登记通告》，这同样违反了联合国的计划和自由民主选举的原则。该通告允许南非人和非纳米比亚人登记，这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我们希望，安理会将采取措施，对修改该通告做出规定，以确保在11月举行真正自由和民主的选举。这些修改也应排除目前的这份通告中人为制造、旨在禁止西南非民组进行自由的竞选活动并公平参加这一活动的障碍。

我们认为，《立宪大会通告》授予行政长官的过多权力，其目的是阻止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真正的独立。拒绝立宪大会也许不愿采取的任何行动的事实上的否决权违反了纳米比亚人民要求获得主权独立的明确愿望，违反了第435(1978)号决议。安理会对确保纳米比亚人民获得彻底独立负有责任。

我们真诚感谢并全力支持秘书长为确保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得到忠实执行所做的努力。我们相信，安理会一定会加强自己的作用和联合国过渡援助团的作用。我们真诚地希望，在安理会的不断支持和鼓励下，联合国过渡援助团和在其它地方的联合国派遣团将会履行自己的崇高职责，取得巨大成功。这将再次证明我们都希望加强的联合国和平机制的效能。这一成功也将大大提高联合国的威望和影响。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阿富汗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津巴布韦代表。他希望以不结盟运动协调局主席的身份发言。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座并发言。

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你的不结盟运动的同事高兴地看到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以如此的尊严杰出地主持安理会的会务。阿尔及利亚在非洲解放编年史和不结盟运动历史上占有十分特殊和宝贵的地位，事实上，在当今的国际外交上也是如此。你本人是目前在联合国进行的外交交往中的一个支柱。因此，纳米比亚的命运掌握在如此受信任的人手中是再好不过了。

同样，我愿指出你的前任，我们的朋友和兄弟，南斯拉夫的佩伊奇大使所做的杰出贡献。

我国代表团十分注意地倾听了本次辩论中的所有发言。各会员国以认真的态度看待纳米比亚目前的事态发展，我们对此感到高兴。哪个方面出了问题，现在需迫切采取何种行动来纠正这一状况，在这些问题上正在出现一致意见，这极好地证明了我们要求安理会召开本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

要求安理会召开本次会议的决定并不是轻率做出的。 在四个多月时间中，非洲集团和不结盟国家一直在抗拒做此决定的压力。因为，尽管在这四个月中曾出现过严重的时刻，完全有理由要求召开一次正式会议，但我们不想采取任何有可能对实施进程产生不利影响的行动。 我们希望使负责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人有一切机会来改善局势。 因此，我们进行了南非代表所说的“静悄悄和有效的外交谈判”。 十八个不结盟国家委员会一直在安理会各主席和秘书长之间进行定期的穿梭外交活动，以试图使比勒陀利亚遵守其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承担的庄严承诺。

秘书长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在本崇高机构内是众所周知的。 实际上，在本次辩论期间，一些代表团把它们自己进行帮助的双边努力告诉我们。 但是，南非顽固不化，执迷不悟。 这迫使安理会召开这几次会议。 这才是“巨大的遗憾”(S/PV. 2876，第36页)，而不是象南非代表所说的安全理事会目前这些会议的召开。

纳米比亚情况不妙不是巧合，而是有预谋的。 在今天的纳米比亚有着达到疯狂的方法；那里的事并不是无辜或偶然的。 这些都是一个总计划的一部分。 南非也许迫于事态，不得不离开纳米比亚，但它不想让纳米比亚脱离其轨道。 它们决心使纳米比亚在一个受比勒陀利亚后台老板指挥和控制的傀儡政权领导下成为一个附庸国。 南非得出结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不择手段地——主要是通过欺骗——剥夺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立宪大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以使大会无法起草一项将使该国真正独立于比勒陀利亚的纳米比亚宪法。 它谋求使立宪大会陷入僵局，而它的傀儡掌握大权。 它这样就能决定通过何种宪法和向独立过渡的步子。

如果比勒陀利亚使纳米比亚选举产生这样结局的企图遭到意外的失败，它已经拟定了大量的破坏计划，这些计划是为使纳米比亚一直虚弱、依附别人和不稳定而在过去十年中发展和完善的。

从这一活动的一开始，不结盟国家就警告说比勒陀利亚无意在纳米比亚公平行事。 我们指出，南非将利用恐吓和操纵选举来剥夺西南非人民组织必然的胜利。但是另一些人却持相反意见，甚而迫使本崇高机构通过以经济理由和相信比勒陀利亚将在纳米比亚公平行事来减少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军事组成来降低其效率。但这些现在已成为历史，以判断失误为特征的历史，有时因为无能而更加复杂。

现在让我轮流谈谈四位主角，即南非、我们敬爱的朋友秘书长、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 这些在本次辩论中被认为应对纳米比亚的拨乱反正作出贡献。

南非迄今尚未在纳米比亚显示出诚意。 上周，不结盟国家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１８国小组成员在该国完成了七天的调查任务。 代表团成员中有七位大使，他们来自前线国家和印度，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在纳米比亚观察实施进程。 他们的报告并未反映被称之为“仅仅一周至十天”（S/PV. 2880，英文第２１页）的观察。这是对比勒陀利亚如何令人不安地在纳米比亚试图操纵选举的揭露。 它清楚地表明比勒陀利亚不守规定是颠覆和操纵选举进程的蓄谋战略的一部分。

南非代表在他两次发言中大谈他所谓的南非军队提前撤出和留置在营地以内解散西南非洲领土军队和族裔军，和拆除它们的指挥系统。 让我们看看这一点。

他没有暴露的是，南非已经以向退役的西南非洲领土军提供行政支持为名留下了大约一千名军官和人员组成了指挥系统。 那个军官团据称从事教学和医疗服务之类的人道主义职责。 大约一半人操作空中服务设施。 西南非洲领土军两万多人继续每月从留下的军官团领取一、两次薪水。 这一安排的效果是，尽管西南非洲领土军在理论上已经解散，它实际上仍然完好无损。 它可以在数小时内动员起来。

这种安排来者不善。 它是多年前制定的计划的一部分。 在１９８２年，当时指挥西南非洲领土军的南非国防军少将查尔斯·劳埃德讲出了南非在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时的战略。 他说西南非洲领土军将只是暂时地部分退役，而不是象第435(1978)号决议规定的那样完全解散。 劳埃德少将解释说，在任何时候，西南非洲领土军将保留在数小时内动员起来的能力。 应当指出，这是在１９８９年４月１日事件很久之前就设想好的。 因此，至少从１９８２年开始，一项按照今天纳米比亚发生的情况破坏第435(1978)号决议条款的计划已在制定中。 西南非洲领土军所有成员领薪一直要到１１月份。 他们中大约一千人已经以向某些头头脑脑提供安全为由动员起来，并且根据可靠报导，西南非洲领土军的大量人员留在军营中，尤其是在纳米比亚北部。 从今天纳米比亚的情况中可清晰辨出１９８２年劳埃德计划的成份。

我们要问，当第435(1978)号决议说应当解散这个庞大的部队时，它为什么依然被保存？南非已在执行在未来的纳米比亚捣蛋的计划。 这些是比勒陀利亚颠覆未来纳米比亚政府和在目前的选举进程中进行恫吓的工具之一。

已经对南非最近撤出和限制南非特种镇暴部队的建设进行了大肆吹捧。 谁也不要上当。 这是一个危险的步骤。 行政长官谈到重新训练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并为它在纳米比亚承担新职责作准备。 第435(1978)号决议说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应当解散，它的指挥系统要完全拆除。 现在行政长官正谋求单方面修改第４３５(1978)号决议，为了任何最终用途而保持南非特种镇暴部队的完整。 因此，南非正在建立破坏和干涉未来纳米比亚内政的又一个机制。

安理会应当拒绝接受限制南非特种镇暴部队人员活动的解决办法。安理会必须坚持主张：南非特种镇暴部队一旦被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包围，应当解除武装，并且解散，其指挥部也应当拆除。这是联合国对未来的纳米比亚政府及其人民欠下的债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敢逃避责任。

南非特种镇暴部队是一支凶恶的杀人不眨眼的部队。它的指挥官和创始人汉斯·德雷尔将军曾经是在我国被称之为塞卢斯侦察队的伊恩·史密斯奥名昭著的谋杀小组成员。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当南非宣布南非特种镇暴部队的所谓解散，并将其并入西南非警察部队时，德雷尔被任命为作为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大多数成员活动基地的纳米比亚北部警察司令。当然，这发生在１９８９年４月１日事件之前。在德雷尔的指挥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非特种镇暴部队继续进行和以前基本相同的活动，使用被称为卡斯皮雷的那种用以恫吓人的、外表可怕的装甲车，带着同样的自动和半自动武器，并且穿着原来的制服。

正是德雷尔及其部队贼喊捉贼，叫嚷什么纳米比亚北部可能受到入侵和渗透。今年７月１１日至１４日，就在秘书长访问纳米比亚，要求解散南非镇暴特别部队的前几天，汉斯·德雷尔假情况机器对西南非民组发动了一场造谣诬蔑宣传运动，其厚颜无耻的程度连戈培尔都会吃惊。具体的日期、准确数字、确切信标和进入地点都是假造的，还提到一些人名，其目的是为了使关于西南非民组不遵守协议的指责听起来真实一点。据称解决计划处在危险之中。结果，行政长官发出命令。对经过挑选的武装部队进行了重新动员，一些部队处于紧急警戒状态，随时准备打击最后被证实为幻想的西南非民组渗透者。

由于前线国家观察员迅速采取行动，立即建立一个由西南非民组官员、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成员以及来自它们自己部队的人组成的小组，对所谓的渗透进行调查。该小组当面要求德雷尔提出所谓看到西南非民组的实证，结果只证实关于渗透的全部故事不过是一个技术高超的谣言家编出来兜售的谎言。由于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避免了，并为秘书长免去了一件极其难办的事情。

１９８９年４月１日事件的历史真相总有一天会公诸于世，世界终将了解在奥沙卡蒂和其它一些地方的监狱广场上一些双膝下跪的囚犯被南非安全部队近距离枪杀的可怕大屠杀。到那时，西南非民组将对这次辩论中对它提出的一些毫无根据的指控作出回答。

我并不想过多地谈论过去发生的事情，但南非代表在其两次发言中都故意攻击和诬蔑西南非民组及其领导人，指控他们传播谣言和不履行协议。他这样做是在不公平地利用西南非民组没有机会自卫的事实，因为西南非民组已决定在公平的理解下遵守自我否定的诺言。这是一种蛮横行为。

我们已听到许多关于行政长官路易斯·皮恩纳尔律师不偏不倚、矢志不渝地严格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的事迹。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皮恩纳尔律师并不是这样一个完美典型。他在7月11日至14日的德雷尔假情报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根本无法使人消除疑虑，他最初起草的登记和选举法堪称选举舞弊的初级教材，而他目前关于立宪会议的宣言草案则充满了名副其实的新殖民主义和家长式统治傲慢气焰。根据我们昨天得到的消息，比勒陀利亚显然已决定将利用居住4年的资格的南非纳米比亚前殖民地工作人员的人数最多限制为5000名，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一决定具有欺骗意图的事实。至今为止，行政长官拒绝取消所有歧视和限制性法律——尤其拒绝取消《AG80(1980)宣言》和《AG23(1989年)宣言》，也不愿按照第435(1978)号决议的要求，给予所有被拘留的西南非民组成员大赦；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经受住公正的考验，因为他没有保证他的反对西南非民组的广播电台作出公平全面的报道。所有这些足以使我们对比恩纳尔是否称职提出质疑，但最近关于皮恩纳尔先生的传说对他在纳米比亚的角色投下了更暗的阴影。

1987年2月，皮恩纳尔先生加入一支南非特种镇暴部队，紧紧追踪西南非民组的战士。在两名西南非民组战士被“消灭”后——这是皮恩纳尔先生用的措词，一名南非特种镇暴部队成员开始朝一名已死亡的西南非民组战士眼睛里踢沙土。皮恩纳尔先生就站在一边，入迷地观看这种虐待狂式的情景。事后皮恩纳尔先生回忆说，“我发现他眼睛里的刻骨仇意非常有趣”。“非常有趣！”除了发现这“非常有趣”外，行政长官还说他“不理解这一行动的动机”。但是，他明确表示他“认为这与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是一致的。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仇恨，而是为了推进民主

体制”。我们当中许多人对为什么把沙土踢进死者眼睛能推进民主一直感到困惑不解。西南非民组对有这样一个背景的人在涉及该党派问题上是否公正的怀疑是有理由的。在我们看来，皮恩纳尔绝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南非必须作出是否准备让纳米比亚获得自由和真正独立的决定。 设想把纳米比亚变成班图斯坦，同时又不排除联合国的作用，这种主意根本行不通；这完全是一种幻想，在它发生之前，这一进程将会流产。因此，在恩科马蒂大灾祸之后，我们要对南非说，“纳米比亚既是你不能失去的一次机会，又是你必须经受住的一次考验。抓住这一机会！”在纳米比亚失败的代价可怕得无法想象，这不仅是对南非和南部非洲而言，而且也是对联合国的地位以及一般的国际合作而言。

要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除了南非必须做好的事以外，秘书长和他的过渡时期援助团人员起着中心的作用。 让我代表不结盟国家协调局感谢他的一切努力，尤其是他最近出访纳米比亚，亲自了解当地的形势，给那里的联合国官员以实地指导。 同样，我们赞扬许多过渡时期援助团官员，他们常常在困难的条件下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们感到遗憾，他们中已有人牺牲，有人受到被种族隔离罪恶思想毒化了思想的心狠手辣的种族主义顽固分子的虐待与骚扰。 我们近来得悉，在过渡时期援助团人员人多的地方，情况已有好转。 但这还不够，纳米比亚各地的情况都必须好转。

因此，过渡时期援助团必须有足够的人员，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充分完成使命。 我们得到的情况已充分表明，必须监督西南非警察部队的活动。 秘书长现在应该开始全面部署正式的过渡时期援助团部队，并与安理会紧急磋商，以增派急需的警察监督人员。情况不容迟缓。 在这方面，我们完全赞成一个美国参议院两党人员团体在一封信中谈到过渡时期援助团的警察时的观点，该团体包括爱德华·肯尼迪、克莱本·佩尔、帕特里克·莱希、保罗·西蒙、艾伦·克兰斯顿、克里斯托弗·多德、特里·桑福德、戴尔·邦帕斯、理查德·卢加尔和马克·哈特菲

尔德。 他们在信中说：

“他们分得太散。我们看不出，8月份增加500名警察监督人员怎能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请你认真考虑在目前计划增加人数的基础上进一步迅速大量增加过渡时期援助团警察人数。”

除警察监督人员以外，刚刚访问过纳米比亚的18个不结盟运动成员小组的报告要求增加文职人员，运输和通讯设备。 事实上，所有最近到过纳米比亚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观察家都认为，如果要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就必须大大增加过渡时期援助团的人员。 秘书长在任何纠正目前的严重局势的努力中肯定能得到不结盟国家的充分支持。

纠正工作的主要责任当然在于安理会这一崇高机构。 我们感谢安理会成员国同意我们提出召开安理会讨论纳米比亚局势恶化的要求。 安理会正式开会审议执行进程，时机完全正确。 秘书长已经指出，第435(1978)号决议中有些规定没有得到南非遵守。 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为纠正局势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没能完全成功。 他现在需要依靠安理会的全力支持来完成这项任务。

不结盟集团提出了一份温和、非争论性的草案，重申要求南非遵从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它应该履行的义务的规定，这样才能在纳米比亚进行自由、公正的选举。 更具体的讲，就是要求安理会给秘书长充分的人力资源，让他在纳米比亚有效地履行职责。 我们希望安理会大胆、果断地行动，通过该决议草案，对秘书长可能提出的增加人员的建议作出迅速、有利的回答。

最后，我们要通过安理会呼吁国际社会要求南非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 我们主张外来观察者去纳米比亚观察执行进程，而且去的越多越好。 我们呼吁大众媒介对纳米比亚进行公正的报道，不要片面。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津巴布韦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加纳代表，我请他发言。

格贝霍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我认真听取了各位在辩论有关纳米比亚目前局势，特别是解决方案执行情况的发言，包括南非代表的发言。 现在，我想在辩论结束前讲几句。

首先让我表示，非洲国家集团真诚感谢一些代表团，它们有力地谴责了恐吓、威迫与骚扰，支持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 他们为解决目前围绕着该领土选举进程的困难问题得出的结论与建议是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这特别是因为他们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的条款。 我诚挚地希望，辩论出现的明显的一致意见能帮助安理会坚定、公正、及时地处理局势。

鉴于有人在辩论中的某些发言，我必须再次澄清，非洲国家集团要求召开目前这一系列安理会会议的目的是要提醒人们注意南非在执行选举进程中严重违反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敦促安理会对该问题采取行动，加强秘书长和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工作效力。 已经发言的多数代表团都拥护和支持这些目标。

我们认为，只要人们看到安理会保持警惕，愿意采取行动纠正错误并坚持自己的原则，纳米比亚便将实现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我们没有而且也不会使秘书长的任务复杂化，也不会破坏他和过渡时期援助团眼下所需要的充分和一致的支持。我们没有而且也不会以安全理事会来替代秘书长或其特别代表。 安理会规定了某些行动，它应当公开和公正地保证将采取这些行动。 提出相反的论调或暗示奇怪的设想就等于误解我们要求进行这场辩论的动机。

我高兴地注意到，南非军事力量特种镇暴部队的成员在纳米比亚北部的活动引起几乎所有代表团的共同关注，并且成为本次辩论的主题。 南非意识到安全理事会的辩论极为可能谴责这支部队的恫吓活动，企图随心所欲地对这次辩论施加不利影响，它于１９８９年８月１５日，即开始辩论的前一天发出新闻稿，宣布决定使1200名特种镇暴部队的成员脱离西南非警察并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 某些代表

团把意料中的这一步骤看作是回答了我们对可怕的特种镇暴部队的分子的指控。我不能同意。 那一行动清楚地表明南非非法部署特种镇暴部队成员首先就是犯罪。

此外，行政长官在我刚提到的声明一开始就指出：

“到了北部地区的局势恢复正常以及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在边界北部的存在所造成的威胁消失的时候……，”

他可以考虑减少该地区西南非警察的力量。 这听起来很有权威性，但是，安理会成员必须记住的是，这是一项非法行径，因为他提到的西南非警察力量包括进行非法和恫吓活动的特种镇暴部队成员。 其次，安理会成员必须记住，行政长官有义务全部解散这支部队，而不是减少人数或限制其成员的活动范围。 第三，因此有理由认为，只受限制而没有解散的特种镇暴部队成员有可能再次被行政长官利用，无论他是否认为局势要求这样，都有可能再次利用这些成员，这是非法的，而且是人们不能接受的。

非洲国家集团认为行政长官的决定不正常，坚决反对这一决定，因为它单方面背离了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 这是一个不好的先例，将造成纳米比亚今后的冲突。 我希望明确指出，非洲集团认为，接受所宣布的清除和限制特种镇暴部队成员、而不是全部解散他们的做法破坏了第435(1978)号决议，因而应当受到我们坚决的反对。

安理会成员也许希望指出，行政长官的声明只是表达了让特种镇暴部队成员脱离西南非警察的意愿，并没有确定脱离的时间。 而且，即将清除并限制其活动范围的1200名人员被行政长官说成是在西南非警察中剩下的特种镇暴部队成员。我促请安理会核实这种说法，理由很简单：早先估计的被并入西南非警察的特种镇暴部队成员的人数比现在声明中提供的数字要高得多。

南非代表告诉安理会，至今登记或可望登记的大约有5000名符合资格的南非人。 目前，也许是这样。 但是，仍然要奉劝秘书长调查选民登记法的规定，以

便堵住允许在武装部队、警察和纳米比亚行政机构中服务的南非人参与选举登记的漏洞。 由于人数少，而不顾所涉及的原则认为没有威胁，那也许是危险的，因为更多的南非国民可能因此而利用漏洞。

我在8月16日会议开始的发言中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宣言草案中的某些弱点。此后的一些发言对这些关切产生共鸣，我不想再重复了。 然而，请允许我列举两个进一步的例子，这两个例子非同寻常让人吃惊，并且是极不可取的，特别是因为它们涉及选举的进行和保密程度。

现在起草的第90号选举宣言草案第七节规定党派代理人的代表只有在“确定选举结果”时才能到投票站。 我们认为，该草案应当修改，以便让代理人在投票期间随时都可以到现场。 他们到现场就使他们能够，比如对被认为不符合资格的任何人的投票权提出质疑。 票箱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时，也可以让他们到现场，因为正是在移动时票箱最容易被做手脚。 我们毕竟了解同我们打交道的南非。

第二十三节规定使用选票信封并在信封上注明登记号码。 虽然其用意也许仅仅是保证只允许符合资格的选民投票，但是不记名投票的原则可能容易受到破坏。任何事后让人知道一个选民如何投票的制度是完全不能被人所接受的，特别是因为在南非控制的一块领土上这对选民意味着危险。 为了消除这种危险，重新考虑使用信封并在上面注明登记号码的做法是可取的。 这是一项重要的考虑，因为如果对规定的解释坚持要让当局知道选民如何投票，那么可能有大量的纳米比亚人回避参加投票。

根据我认为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和类似的评论，安理会可能希望要求，秘书长的纳米比亚的特别代表确保所有有关选举进程和立宪会议的立法符合举行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普遍公认的准则，任何一方不得间接受到行政长官的处罚。

在评论我们对公告草案所作的批评时，比勒陀利亚代表要求包括我国在内的某

些非洲国家为自由和公平选举的程序作出积极的贡献，顺便提一句，安理会多数成员觉得应对这公告草案再次审查。 我只能把这一请求归于他对我们在这方面的记录的完全无知。 让我提醒他注意托管理事会关于在５０年代我国独立前夕联合国在我国举行公民投票的报告，他将从报告中高兴地获悉，同今天在纳米比亚举行的选举类似的那次选举不仅是自由和公平的，而且有关宗主国并未企图篡改法律。然而，如果提及包括加纳在内的三个非洲国家的用意只是要使南非为难，那么，同样，在其种族隔离和在南非及南部非洲推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的背景下，南非甚至更没有资格出现在安理会会议厅。

非洲集团成员国在这个时候来到安理会，它们并非没有意识到一些国家在双边水平上作的努力，以向南非施加影响叫它赞成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进程。 这些国家有理由就此事向南非交涉，这一点证明，国际社会对选举进程是关心的。 这些国家没有完全说服南非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的条款，这一点足以证明目前安理会进行的辩论是有必要的。 我们并不认为国际社会个别成员要求南非遵守规则是对它的恭维。 如果非洲集团得到一丁点保证说南非及其行政长官将是公正的话，它就不会求助安理会。 我们承认个别有关国家政府所作的努力，但必须明白，我们完全不能让这一重要问题只是碰碰双边外交的运气。 少数国家，尤其是那些对南非的胡作非为经常视而不见的国家所作的保证不会是对自由和公平选举无懈可击的保障。 个别国家在双边水平上采取的行动应该是对安理会对这一问题的全部责任的补充，而不应取而代之。

南非代表的发言对现在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吹毛求疵，因为他认为，就实现自由和公平选举而言，样样事情没有差错。 他继续诽谤说，那些力求开会的人的唯一用意是要再次公开地惩罚他的政权。 所进行的辩论本身便能说明问题。 让我提醒他记住一个古老的非洲谚语，如果你是社区的一个成员，开始觉得社区老是对你挑剔或找你麻烦，那么，你就应该反省一下，你是否可能已成为令社区相当讨厌

的人。 我相信，南非本土也有同这句非洲名言类似的说法。

最后，我愿指出，目前的安理会辩论甚至在结束前就已经推动了正义和光明正大的事业，非洲集团自然感到满意。 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揭露南非不公平地、偏袒地对待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的作法，安理会成员不会没有听到国际社会的明确呼声。 这场辩论和安理会将很快决定为恢复自由和公平选举的前景而采取的行动是为了向南非施加压力。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南非要一直有压力才做正确的事情，但这正是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历史和本质。 我们必须共同确保该政权遵守国际法准则和惯例。

然而，除了立即需要确保选举进程不出差错外，更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作为实现各国人民的权利，确保殖民地人民自决和保障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具的这一形象。 没有充足的理由让这一形象竟然因为南非而被玷污。

我们希望，安理会现在采取必要行动，使选举进程走上正轨，让纳米比亚选举进程的所有方面重新对通过自由和公平选举来建立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抱有希望。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高兴地以阿尔及利亚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愿对在这一十分有益的辩论中对我国说了客气话并认为阿尔及利亚是捍卫自由与和平的所有人士表示感谢。 我可以向他们保证，阿尔及利亚将永远站在非洲，阿拉伯各国人民和权利遭到践踏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的一边。 因此，我国代表团同其他非洲国家一起呼吁安全理事会在兄弟的纳米比亚人民必须最后被准许行使其独立权利和主权的关键时刻捍卫他们的权利是自然的事情。

40多年来，纳米比亚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 自联合国建立到通过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和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以来，国际社会不断宣布纳米比亚独立是它的直接职责。 今年2月16日通过安全理事会第632(1989)号决议使人们对联合国有关这一问题的许多决定最终将得到执行和真正恢复纳米比亚国家主权的联合国计划将不受阻碍地得到实施怀抱希望。

然而，现在，六个月之后，我们却面对着由许多出色的观察家不偏不倚地证明并在本次辩论中证实的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在纳米比亚，比勒陀利亚政权仍在不遗余力地维护其统治。 在自己的多位儿子于今年4月1日遭到杀害之后，纳米比亚人民依然面对着恐吓和暴力。 南非企图将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监督控制任务限制为仅仅是袖手旁观的观察员的工作，多次妨碍该团的活动。 南非的暴力行径也没放过联合国，证据就是今年8月10日在乌特约发生的严重事件，使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一名成员丧生。 特种镇暴部队的成员在将其恐怖统治延长了几个月之后，并没有被遣散。 由于操纵程序改变结果，联合国为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自决而定出的选举进程遭到了破坏。 纳米比亚未来的立宪大会—— 该大会标志了该国的独立—— 成了占领当局的注意焦点，后者试图率先没收其权力。 曾杰出地进行了纳米比亚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现在被南非当局指控犯下了各种恶行，后者试图以此来为回避安理会规定它在纳米比亚的义务寻找借口。

非洲和不结盟运动已对纳米比亚的严重局势表示谴责。 这一局势使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全力以赴。 我们感谢他为充分执行和严格尊重第435(1978)号决议作了大量努力，他对此当之无愧。 为了动员对他的行动提供坚定的支持，非洲来到安理会面前。 几周之后就将在纳米比亚举行选举了，因此，安理会应当采取果断行动，将其计划的精神与内容付诸实施，以便维护纳米比亚人民的永久权利及其真正独立，从而维护联合国的信誉。

由于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中遇到了已经明确认清的严重困难，安理会现在必须朝着三个方向采取果断行动：

第一，安理会必须发出坚定无误的警告，向南非当局表明，在灵活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时并不做出任何妥协，这是对安理会的一个决定迟迟作出的反应。因此，占领国必须明白，它不能用实施联合国的计划使自己方便行事，也不能赞同

任何破坏该计划完整性的行动。 不偏不倚只是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中适用于纳米比亚的政治团体组成。

第二，安理会必须立即开始执行恢复措施，以停止依旧存在于纳米比亚的镇压和歧视。 第一，必须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决定特种镇暴部队成员的命运，这就是说，必须将其彻底遣散，废除其指挥机构。 同样，当地的警察西南非警察部队必须在联合国计划规定的限度内，在该计划控制下执行任务。 不仅如此，必须废除压迫性的法律，从而使那些法律不会被用来对付那些曾为自由而战而在今天仍有可能在选举中被剥夺自由的人们。 最后，联合国有责任部署必要的力量，以有效地维护纳米比亚的安全，确保选举过程正常进行。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最近关于将国际部队增加五百人的决定，并要求他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根据在安理会达成并在今年2月9日的解释性声明中公布的协议进一步加强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力量。

第三，重申第435(1978)号决议的条款，以便在此时此刻挫败任何破坏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的企图，这尤其包括：

行政长官于7月21日就选民登记发表的文件应加以修改，以捍卫人民自决权的神圣原则。 事实上，允许南非公民参加纳米比亚的选举这种企图就威胁到上述原则。 已得到大量报道的南非人在纳米比亚进行选民登记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是对联合国意愿的蔑视。 必须中止这种状况，对之加以纠正，按照该计划的规定，必须让纳米比亚人民成为自由决定自己未来的唯一的人。

其次，必须重新起草关于立宪大会的宣言草稿，以防止任何新殖民主义的企图。该文件目前的内容实际上使相当多的纳米比亚战士无法被选入立宪大会，规定殖民国的代表—— 行政长官为立宪大会的主席，并规定同一行政长官将可对大会行使真正的否决权。 此类规定显然严重践踏了立宪大会所代表的纳米比亚人民的主权。

最后，安理会必须确保不让南非故意和无限期地延长选举后的时期。 今年2

月１６日的第632(1989)号决议并未规定在纳米比亚建立政府的日期，但应当回顾一下，纳米比亚独立计划曾建议将日期定为１９７８年4月１０日，并规定该领土的权力应在１９７８年年内交给同一政府。 这一点极为重要，与必须允许纳米比亚人民在选举后毫不拖延地行使充分主权这一事实仍然有关。

现在是说明下列一点的适当时机和场合：倘若南非最终接受了实施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迫切性，这并不是由于其突然之间开始关心自己的国际地位，关心国际法和秩序。 它之所以同意所有这一切，是因为它不得不如此，因为在它看来，这一进程现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几十年来，南非采用了各种可以想象到的伎俩——所有这些伎俩都遭到了安理会的谴责—— 来维持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因此，我们现在能期望其顺应这一独立进程吗？显然，南非将试图，事实上，它也许现在正策划不惜一切来维持其在纳米比亚的统治，尽管它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玩弄表面的独立。

为防止任何人在这方面给南非冠以仁慈的称号，应当指出它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还未开始拆除这个制度。 种族隔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判决：一个压制性和反民主的政权不能同时尊重一个邻国的主权和独立。

在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一问题时，非洲集团当然是在捍卫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但是它的行动也代表了整个国际社会，正如它在安全理事会的辩论过程中所得到的积极响应所显示的那样。 这表明从地方警察西南非洲警察部队中撤出南非特种镇暴部队成员确实是及时的—— 正如行政长官的决定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晚了一点并且不彻底。

安理会现在必须对非洲的呼吁作出坚决的响应，因为必须在纳米比亚恢复法治，同时必须重新确立安理会的权威。 代表我们承担捍卫第435(1978)号决议完整性任务的我们的秘书长必须永远保证得到我们的坚定支持，特别在此关键时刻。

出于所有这些理由，安理会的行动必须果断，并足以对付我们今天在纳米比亚遇到的争取自由、正义与信誉的挑战。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务。

本次会议已经没有人要发言了。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的下次会议的时间将与安理会成员磋商后确定。

下午12点30分散会。